

大石里、史爺爺、我的家

· 肖恩 ·

回憶彷彿是時間洪流裡的軸心，貫穿著我過往的生命，似夾雜在滿佈藤蔓牆角的七里香，那股淡淡的芬芳，繚繞在空氣中，久久消散不去。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，是嘻皮、喇叭褲、阿哥哥走紅的年代；臺灣經濟起飛的同時，都市叢林也正開始萌芽吐枝，竹籬芭與大排水溝依舊將這獨特的群居部落與世隔絕著，緊鄰著空軍二區部圍牆邊的矮瓦房、窄巷子及那棵聳立的桂圓樹，充斥我兒時絕大多數的記憶。

出生不足滿月，母親因工作關係，把體弱多病的我送回了外婆家。外公那份微薄的修護士官薪餉，還得靠外婆清早賣菜貼補家用，仍在讀書的小舅與阿姨們，再加上未滿週歲的表哥，我的到來，除了顯得唐突外，無疑地，也帶來沉重的負擔。

住在後門邊的史爺爺，一個車輛中隊的老士官長，適時地伸出援手，幫忙照顧病奄奄的我。他視我為自個兒的孫子，吃喝拉撒這些生活上的瑣事，全由他老人家一手打理，這股比親情還濃的情感，我想，是前幾世所

結下的緣吧！

和多數半生戎馬的老兵一樣，抗戰、戡亂、轉進……，史爺爺也是個離家幾十年，終其一生不曾回去的遊子。那年他才十三歲吧！還正是貪玩的年紀，在武漢搭了船，本來只打算偷偷出門玩個幾天，哪曉得這段旅程竟是他踏上一世遊子的起點。

時局變遷所造成的時代悲劇，淺淺的海峽硬生生拆散了成千上萬的家庭。

小時候常問他：「難道都不想家嗎？」

只見他吐了口煙，幽幽地一句：「想又如何，又回不去。」
好不容易開放了，他卻已半身不遂。

再追問他：「想個辦法回去看看嘛！」

他歪著嘴回答我：「我這一輩子是甬指望了！」

是啊！這一輩子是甬指望了。

竹籬芭儼然成為這群失根蘭花的另一個家園；酸甜苦辣的日子，建構出離鄉背景遊子的人生；泛黃的過往

忠實地記錄人世間的悲歡離合，也見證了那個時代裡所有的美好及難以遺忘的哀愁。

就是如此的平淡，在那只有三臺的日子裡；漆著保密防諜的圍牆邊，玩的永遠是那幾種遊戲；沒有偶像劇，沒有線上遊戲，有的是平淡中寧靜與安詳。小阿姨入時的迷你裙，偷偷出門參加舞會的畫面，也成為那段黑白記憶中難得彩色的插圖。

在威權的社會及家庭氛圍下，除了平劇、軍歌外，唱片機裡宣洩出鄧麗君歌聲，是大家共同的語言，哪怕村裡的人操著不同的腔調，來自彼岸的各個角落。

大江南北的家常小吃讓小小的村子，彷彿成為大中華的縮影，嚼著嚼著不禁咀嚼出長輩們那股淡淡的鄉愁，與長江水、紅海棠、雪花白及臘梅香一樣的鄉愁。

村裡的點滴始終清晰地刻劃在我的腦海中，年節時的炮竹，晚餐後搖扇乘涼的叔伯姑孀，大樹下、圍牆邊，一磚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這段竹籬芭的歲月，是我人生中不可抹滅的一部份。更多的是對這群長者們的感謝與心疼吧！感謝他們用青春的歲月，防堵了赤禍的蔓延，造就了富利與安康，也心疼他們用一生的時間去見證與

背負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沉重。

有時我不禁會想，那個年代生活在我周遭的大人們，他們要的是什麼？只是這樣安身立命的過日子，養育下一代完成延續香火的责任與義務嗎？還是在午夜夢迴裡，想念著僅一水之隔，卻再也歸不去的故土？

也許對曾因戰亂而顛沛流離的他們而言，哼哼平劇、聽聽鄧麗君、擺擺龍門陣，這樣平淡的生活，便是他們最大的滿足了吧！

春天開的花與秋天結的果，全因埋在土裡的樹根，無私地提供著充足的養分；史爺爺那份打破血緣的藩籬無私的愛，將我完全的淹沒。遭逢挫折之後，一句「回來就好」，一次次溫暖我的心房，讓我重新站起。

是啊！不管走到哪，這個座落在水湍機場旁不起眼，甚至有點雜亂的矮房堆，終究是我的家，是我心靈的寄託與歸向。

門前桂圓樹依舊，只是窗戶的紅漆斑斑剝落，狹小的巷弄依舊，卻再也聽不見熟悉的鄉音。

從小進進出出的紗門，因史爺爺的辭世，貼上了封條。每每刻意地經過，總嗅到熟悉的味道，不得其門而入的我，只能趴在窗邊，總在努力尋找些什麼。

見不到他……，卻感覺他，依然存在。

新蓋的國宅，毗鄰著村子邊竄起，驕陽與風雨更迭的日子，老逝和新生一齊並生。新與舊，高樓與平房，過去與未來。

大石里，一個已經成為「曾經」的空軍眷村，在全臺八百八十八個「曾經」的眷村裡，它是如此的平凡與不起眼，沒誕生什麼電視鬼才，更沒產生偉大的政治人；但這裡的一磚一瓦，同樣見證了大時代的悲歡離合，這裡的一花一草，同樣地讓我們不捨與眷戀。

當村裡的人們陸續地完成了人生的另一次重大的遷徙，我到熟悉的趙家小舖買菸，驚見當年的黃毛丫頭已亭亭玉立，她年幼時鼻頭上甩著的鼻涕，如今已傳承在她強姦中的孩子上，黃毛丫頭……長大了！我知道是時候了。幾十年的家園，這些記錄著大時代裡小人物故事的磚瓦房，伴隨著許多人回憶的地方，終究和其它眷村一樣，在怪手中走入歷史。

只希望在許多許多多年後，還有人記得這段歷史，就像我永遠記得他一樣。

我的大石里、我的史爺爺、我的家！

夢獸

· 林寒 ·

顧城：我從沒被誰知道
所以也沒被誰忘記

你走了過來。拎起
踟躕上下復索的眼眸
穿著天雲覆巢下的玫瑰
披上風風雨雨的容顏言語
巍峨的殘缺已是此後的行旅
彷彿孤身的步伐還念念暝跡的敘事
而鮮炙的心跳依舊
無邪的指尖仍然

驛動的魂魄

卻早已習慣與闌夜盤坐黑夜
聆聽經年的燭滅住於塵埃裡的雲烟
記憶的瞳孔終是停下毫無說話
獨自掬取月光所潑灑的今年伊人
彼段蒼翠的淚滴呢喃著懸拗的濡焰
掠過峻峭的臉龐浮現模糊的近靠
就讓俯仰選擇抑或贈予遙遠來默寫
或許擦肩而過的字裡行間
皇皇街火

的透筆已於裏糧的海市蜃樓刻下
繫舟似的盛舊
夭夭所揣摩的渡口